



12042

晃曦集卷二十一

閩 池顯方直夫



書一

南中丞

某僻島颯生隻眼如豆謬以詩文自娛甘與
鷗俱老耳不期師過菖嗜引與同席至許以千
秘必傳之技此誼惟王文成接王心齋以

不足方也高牙回省不敢負弩師旣不

晃曦集

書卷廿一

士待某某亦不敢以俗腸自待惟仍舊下

謂旣經灌頂倍加精進也料羅以玩而誤庶

彭者不敢再誤可望有成然必絕洋船以饑夷

通粵羅以飽我則彼自困矣鼓浪玉屏大咏並

鐫石中一拳之地遂仗頑石與颯生同受華

不亦千秋美譚耶

又

當軍書旁午之時乃垂憫先妣遙錫隆儀從來

念其人不如念人之親而自榮其親不如以賢
人榮其親有師俯念卽紫誥花封不若是之榮
矣九原銜結百世光華

又

師德業品望柱海撐天建人所不能建之功守
人所不易守之節愛民則趙公之冬日接士則
程子之春風茲膺高擢公論允符第海民蒙
屋之旃幪念袞衣之信宿得斯安枕無計留

是巖集

書卷廿一

二

近共議榭碑祠于水滸此秉燹之公非可喻
某擬秋初至建州一別若不來則夢魂不安縱
師能容之某先不能自容也

熊中丞

竊以妖氛未靖釀害有根繇無蒿目而懷憂
之心以致焦頭而商徙薪之事當其局者不此

吐巡其地者未周知某世受 國恩家居鷺島

近山海而知魚鳥問耕織必就婢奴敬列十條

仰祈俯採一禁大船舊例商船過五百石者有禁今載至二千石矣濶逾丈者有禁今楹雙梳矣以致漏餉越販資敵賣夷粵則疑其大而過糴賊則利其大而必爭今賊舟數百隻更堅于戎舟每舟百餘人又倍于軍士至費攻擊艱衝犂皆大船爲之祟也惟願願爲定式嚴其違禁過三百石者卽同越販徑沒入官在商則彼易造在賊則我易擒庶奸猾不至生心而海波可

晃巖集

書卷廿一

三

以永息矣一旱發餉夫餉出而墨弁乾沒法固難赦然期過而發棠濡滯彼遂有辭以致本并收券債主持籌旣勒其常規復扣其子母使菜容推櫓柴骨彎弓至拾螺蛤以延生聞風鶴亦先遁惟願定爲四季枋其實名發之者無後時散之者無虛冒帑金如水號令如山而軍兵有不用命者乃以三尺隨之矣一選名色夫統兵之貴良總猶治民之貴賢牧也欽守之總多出

武科尚思來路獨名色把總每逢一缺營鑽多方費四五百金求再三薦牘猶如餓虎專意竭魚侵包不下百名散給幾于半捲以至歲月頗換新故相仍彼弁之席不煖各兵之斧無膏則安在取肉劍之瘡養腹負之輩惟願試其才藝預爲品題依次相承不繇請托無侵欺者獎能獲賊者薦而衛所印捕皆用此法庶有長簡書而顧清議者乎一棧船器夫水師之取勝者恃

是嶮集

書卷廿一

四

船高而器利也今船多脆薄器多窳鈍弊在脩船造器之金半入本弁衙胥之手致哨捕仍舊物以抵塞逋行戶而不還每掣賊船而我船先傷或觸賊刃而我刃先折以船兵不足之額而強之出征使手器未諳之人而有以藉口惟願命路將督其造委防館考其成苟完者責哨捕措克者提本總必如水標中路之堅乃當蒙衝須慮之用庶可坐決全勝而永保無虞矣一制

降卒鷹性每饑附而飽去賊性則饑去而飽附
楊黃之降也飽而後來也則我所以制之者當
分其黨而不宜使之合標當如水標南非應援
而不宜專屯之南當令其防守外島而不宜專
屯之中左以致鴉音未變鷹眼尚張虎在柙而
莫撓豕雖笠而猶放詭者謂繇此賊之附故生
後賊之心而今賊之人半是前賊之衆此後遇
有降者惟願剪其羽翼調之他方開一面而不

是巖集

書卷廿一

五

知思設兩觀而不少貸則附者畏威而叛者懼
息矣一減彭兵澎湖近設重兵者防紅夷也今
夷已徙矣有以市之彼如處內地何利于彭無
以市之彼直入內地亦不顧于彭至海賊交通
于夷結穴于臺灣賊踪之往來彭兵旣無從詰
彭兵之虛實內地又無從稽致饑士私逃運艘
難繼糜不貲之餉養難問之師惟願裁過半以
補內島留一總以轄十舟出則守彭入則隸南

標而遊擊之設似可議去者也一勸廉將夫兵之甘苦視本總總之廉貪視路將今家丁而外復寄糧于寨遊汛禮之餘更索例于脩補初言申飭乃問心口而相違本欲清查忽通幕夜而中止旣苞苴競尚玩愒成風各總明目以攫金軍士剝瘡以贖罪惟願諭以保障勉其素絲俾不染指于常規而肯盟心于白水部卒之訴寃有路各總之歛費無辭武臣能不愛錢三軍自

是巘集

書卷廿一

六

不惜歿矣一行保甲夫保甲之法自古行之生何籍戶何丁遊何方業何等十家互結通社週知最爲良法而今不得行者以多僑居輕徙而不得問也以多衙役宦幹而不敢問也以多僻島遙村而不及問也近有下海而假稱商者有被擄而遂從賊者有明捕魚而陰接濟者有本糴粵而忽通夷者出沒難稽形踪莫辨惟願行之郡邑衛所凡城郭山村挾其生齒逐一編圖

十家爲甲五十家爲保百家爲約有善必聞爲
非共舉申以六言之 諭按以連坐之條則愚

民有耻心而地方可息事矣一嚴接濟接濟夷
者向陰出今公行矣向小艇今巨艘矣向質絲
今載戎器矣向市物今鬻舟矣接濟賊者彼來
此往以撰親爲名朝出暮歸以賣國爲利又通
夷必結賊爲黨懼外掠也通賊必投夷爲巢懼
內緝也如此神奸寧容漏網惟願嚴頒憲令按
是巖集

以明條漁舟過彭者有禁商舟往臺灣者無赦
則紅夷必至遠遁海賊無所潛踪矣一懲彪幹
凡逃兵之爲盜者墨弁驅之良民之爲盜者勢
豪驅之勢豪之速民爲盜者彪幹驅之也彪幹
之投拜門下也其子弟隱之鄉紳初亦不盡知
及剝害良民也其子弟隱之鄉紳究且爲鬪說
視殷饒者卽索嚇多方稍強項者必傾擠百至
或誣捏爲盜或謬指爲奸矯令以巖本宦之名

造詞以激主人之怒致小民難安其業輕去其
家甚則竄夷而不回意則從賊以暫避惟願遍
行郡縣刺定憲牌遇有此彪徑擬徒遣則勢豪
束手赤子寧居不至賦鳴鴻而歌碩鼠矣已上
十條俱切時弊或若緩而無當于急需或似迂
而不便于槩舉或初行而中格于時勢或已行
而下徂爲泛常惟詳酌機宜永頒令甲良劑甫
下頓起沉疴慧炬高燃立清宿霧矣

見巖集

書卷廿一

八

蔡敬夫

丈夫子上則爲維摩龐傳諸居士永肩大乘廣
度人天次則爲漢武侯唐令公宋韓范名聞兒
女身係安危又次則爲陶靖節邵康節林和靖
輩灑落襟期逍遙一世豈能頰首經生隨人脚
轉哉讀公論明德一札皆前人所未發每對人
言公古風卽徐文長袁中郎不敢並駕太和記
覺元美伯玉尚多可商他日自有識者今人不

特不知性命并不知文章不特不知傳世文章
并不知應世文章如孔孟之書終身習之且未
能知况其外乎鷺門一拳之洲竟爲一狂生指
點山靈而道人也則可山靈而世人也且吐棄
之不暇矣公肯偕令弟飽登十日賦詩千首草
衮茲山不肖釣魚沽酒自足供客先遣青鳥報
來敬使白雲飛候

又

晃巖集

書卷廿一

九

大序借詩論學因贊寓規備見篤情至云文喜
宏父詩隳中卽喝轉五百劫孤身不遇公曷聞
此語不肖夙嗜空門妄噓谷籟成夜卽之自大
墜慈氏之躰名然得慧照一評可不虛此刺也
何公序呈覽不肖如小乘禪渠說阿舍而公頓
說法華也敢作五千之退席哉

又

溽暑灼人惟慎飲食不麤無明爲第一清涼散

不肖日坐玉屏洞爲酒客所苦復移五峰寺如
五通之僊欲避無常不得近拙呈覽恐暑天增
火則置之可也秋涼雲淨濟山觀日虎溪步月
茲時最佳勿惜葦渡錄前詩一筆貪入懷袖不
自覺其媿也

又

別三閩月習靜山中僅一月調御家事一月陪
諸詞客遊山復一月醉浮於醒忙過於閒半生

吳巖集

書卷廿一

十

虛度大事未明公何以策之鼎湖雙飛全遼一
綫 新主勵精閣臣雖盛有一如江陵者不患
遼也公今攬轡海內如望金鷄宜亟就道不待
三橋七勸頓登法雲者此時也

又

瀕行不敢負弩然此心已隨至易水矣願公此
去善養色身長提慧劍事勿太察恐墜世智文
勿過巧恐入辨聰羅近谿云天下二事最易者

爲人而至聖人爲治而至太平是也以公今日
爲之尤易之易者珍重

又

公自足千古世人安能知世人且不能知直夫
安能知敬夫先生哉醫東事者當直診病源單
藥可効朝策紛紛如背一部本草不知的用何
方真可搯擊愚獨以爲必兼才識膽如公者乃
可醫遼而人反有開府之妬一開府循腐鼠顧

見巖集

書卷廿一

十一

以嚇威鳳耶聞易人入都者頌庇不絕口拯世
利生是公餘事試問大事因緣近想精進意識
之賊猖於建酋易水之劍可磨赤水之珠亦可
護東方之桑可網西方之蓮亦可種候邊塵稍
靖卽轉故山理末後一着如何不肖今秋復不
遇長安春市城一往生海島霜天添一閒客此
後高築眼孔豎起脊梁不復夢卽鞞矣

又

既不允請安得歸既有晉命又安得歸乞休耶
暫假耶別後青山無恙琴書無恙故人無恙而
世局日變人事日非腸不容不熱心不容不冷
也署中行何異績者何異書接何異人聞何異
亭請何異境幸悉示正苦蒲團寂寞懸想真人
萬里外忽報駕至何尋聲應現若斯神也

又

易宜晉乃遂闕閩宜家乃遂晉耶若謂涼不可

楚巖集

書卷廿一

十一

家未聞豐者之可家也總之山水會心曹園卽
家南北惟命三晉卽家甚矣同不及晉而玉屏
不及洪江也劫漸刀兵人半波旬公當起無緣
之慈度如幻之衆以易治晉以晉治邊蓋辛在
我妻錦繇他言路紛紛徒獻泥羹之策欲射龜
毛之箭真堪絕倒不肖邇來曠視世味日耽法
藥近圖千佛一幅自謂精麗接賜大士更驚織

巧虎頭維摩不是過也勝以恒沙七寶施我矣

又

接教遲會以三晉遠於易水也公初行時聞河西之失已爲臧餐乃外瘡未塗內潰繼至彼苦戰征此疲賦役西其欲傾東南漸竭此時不知公又臧幾餐白幾髮嘔心瀝血幾日也吾鄉邇習大異而泉尤甚赤脚彪集於城中紅毛狼吞於海上不肖一枝未穩五嶽難遊惟有照管寸地不爲六賊所據此外聽其如幻耳晉撫似已

晁巖集

書卷十一

十三

得請代之者其公乎專鉞權重而心更勞晉衝邊而近燕軍精之徵想亦不免河西失後發帑不爲不類矣抽兵不爲不集矣加派不爲不甚矣未聞有能出關渡海建一奇恢一寸者則以是非不明賞罰不果任事者馬謖之談兵執政者味道之摸稜也不肖已入成均矣聞公薦我於九江景陵逢人說項何以當之

又

人以開府爲寶山必巧於暮夜得之公乃觸臺
省絕書帕而得之亦異矣抑卽陽重地人以非
寶山故肯相畀或太和佳記神以爲有溪緣故
默相授總之是神是人皆不可知而所可知者
公貫石精神鑄鋼肝膽懸四珠之海藏濟三省
之丘民如是而已聞在晉轄出入錢穀令人自
充却常規至千餘金其給宗祿一節歡聲動地
字內如公者得十人分十方不患衆生不度盡

晃巖集

書卷廿一

十四

也去冬紅夷深入鷺門鼓浪之地皆戰場水則
百艘不敵五艦陸則千兵不敵數十夷徐總戎
三鼓之不前三梟之亦不前弊在將卒胡越手
器水火未操刀而使割得乎又弊在暮夜取將
白晝擢卒文愛錢而責武惜死得乎全遼之失
蜀黔之亂皆坐此鷺門非安枕地不肖已將母
入邑月杪偕體國往歷陽欲便道入南雍弁之
楚遊訪公及嶽向平非厭婚嫁之累不知五嶽

之可遊虛生非苦一第之難不知神僊之可學
不肖覷破久矣拙咏依大筆刪者刺之然尚可
刪也夫子刪三千爲三百而括于一言弁三百
亦欲刪矣情緒如海俟晤時瀉之

又

春仲行脚至歷陽洞天福地各至其一嶽則無
一憶公首遊慕謂如文家好起語不肖首僅慢
亭起語未甚快然慢亭亦佳但與體國遊未免

是巖集

書卷廿一

十五

太忙耳擬之楚見公及嶽聞歷陽距卽尚有一
月之程且見公則于嶽不誠見嶽則于公不誠
遂不往然讀太和記而我之遊嶽已久矣途上
詩錄政尚有中卽雲霧否也中卽善用翹伯敬
善用機翹易入險機易落空近見數山人效伯
敬詩不啻畫虎也島夷尚倔強皆論之一句釀
之聞中丞甚英敏總戎甚沈毅必能破敵無疑

也

公以提兵轉衡士當知課文之難甚於課兵兵力在勇士節在醇兵之技明白易見士之技變幻難知我守功令而奇才詘矣我取天才而宿學詘矣又有不利於小試而利於大場我以為拙而棄之彼以為賢而收之我嚴繩之則失待士之厚我寬縱之則成秦士之驕此之難非若兵之猶可以三尺而驅六花而使也然必老於

晁燾集

書卷廿一

十六

練兵者始可以練士何者兵之課在虛實士之課在真偽得一精兵可敵百人得一真士可敵萬人此又可以一類而通也以爲然否

又

今日所難者不難于得小民之心而難于得上官之意才欲建而肘有掣之者功欲成而旁有忌之者我坦直而彼以為傲我彌縫而彼以為阿關節不通而鄉紳腹誹矣苞苴不貢而院司

下石矣又其甚者利下則不便上利上則不便
下染指則累名節清白則累兒孫居官之難大
都如此想公今譚虎變色折肱知醫世途雖險
巖然百鍊剛腸終不可化繞指也承示以禪見
規不知人之癖各不同有好酒色者好茶飯者
好做官者好取財者好讀書者好嬉戲者所好
不同其癖一也癖之所專寧可無身不可改性
不肖嘗謂吾家父子兄弟皆有奇癖皆是奇人

是巖集

書卷廿一

十七

以八十居鄉之翁循日制經生義認蠅頭書至
忘寢食非奇人乎以五十作祖之人猶戀係愛
妾近又慕道非奇人乎以少年新發之諸生而
透祖師關希最上乘人欲作官而彼欲作佛非
奇人乎蓋宇宙間若單生尋常喫飯之人而無
此粧點成何世界手之不能代足行也足之不
能代手執也耳目口鼻我之一身且不能相同
况天下人耶然雖人人不同而無一非佛種故

日有情來下種惟如來能知一切種性如公之
種爲清介正直不肖之種爲曠達狂疎乃至胎
卵濕化各有八萬四千種性今勸不肖勿學禪
是以佛種而欲斷我種也具此種來帶此種去
葦嚴海藏何所不有宰官居士皆成戲論候公
宦與稍倦時當與愚兄弟結社白蓮木牛入海
石女吹笛拍手嘻嘻永作逍遙劫外人矣

又

昆巖集

書卷廿一

十八

卸得乾淨至無可休歇處自有一段精神出蓋
天蓋地去矣陸象山云纔自警束便與天地相
似况卸得乾淨乎不肖遭疾之後次姐復背骨
肉頰傷人命柔脆薪火不停身因愁而轉弱道
因懼而轉堅歷載徒勞百情頓冷惟舉業一途
承先人遺訓未敢遽焚筆硯然宿骨帶來無他
嗜好惟好讀書又好讀出世之書譬如熱病人
置水在旁卽未能服亦覺清涼承惠諸經世世

生生當報此法施也

又

人謂溫陵文盛然錄未必才才未必錄繼未必
善善未必繼乃至元不論神魁不論氣以拾唾
爲正以縱轡爲奇文章之衰未有如今日也不
肖強項不可效顰不能道則未觀全牛學則尚
騎兩馬想無望於燃灰心猶曠於見獵近欲周
梓里竊抱杞憂如彭湖之不必多兵先人曾與

見巖集

書卷廿一

十九

許敬庵中丞言之鷺門之當設欽總先人曾與
黃與參中丞言之今欲加路將裁浯彭遊路將
之巡既暫名色之權不尊泉紳愛其門戶既假
浯與于石湖復借路將于郡內泉視同爲唇齒
同視鷺爲咽喉奈何以春秋半駐之將名色一
枝之師而支吾牖戶者愚以爲路將可設欽總
不可裁漳有二泉惟一可乎彭湖可移衝鋒不
必另總昔轄二今無一可乎則惟轉衝鋒之師

以守金門革衝鋒之領以歸欽總則欽總之寄
仍重鷺島之枕可安路將之丁健有出二欽並
峙兩翼互應每汛撥二捕船于彭以偵賊出發
一哨船于金以捍賊入頭目遮固臂指運開策
之最上者浯彭陳君蒞任以來汎海不波今惜
地則不可裁惜人則不可調衝鋒旣爲舊部則
合併固非蛇添金門旣屬原轄則統攝又非馬
腹如以柳易播則不如仍舊職之便如舍湜求
白則不如仍舊人之便或加閩司而爲路將裁
可也或併衝鋒而歸浯彭勿裁亦可也惟此二
策公肯詳達于當道如先人之達許黃者爲地
方非爲陳也

又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今日似之所恨候吏巧偵
冠蓋相絆六十日中惟九曲同遊一次舟中聚
談數夜耳始知靜裏光陰真不易得也家兄留

住冷暑儘有書可閱有酒可醉然疎性非山水
滌胸雲烟洗眼知友吐襟則讀書不樂持杯不
快今閉之署中如入籠之鳥守閨之女坐關之
僧不半月間颯颯欲病矣胡梅林尚不能羈徐
文長而聽其出入不肖豈受羈之人哉月杪擬
繇白門歸題燕磯牛首之勝補具區天目之遊
趣此色身不樂何待長安無遊地且非遊時雲
臺之人自與羊裘不類也

兕巘集

書卷廿一

廿一

何穉孝

聞駕渡海遊五老洪濟諸山愚父子急跡之第
見蒼葭白露而伊人已飄去矣有言留高嶠者
有言遊輪山者有言在坂尾者想邇來道力愈
進能千百化身故令人莫定行踪若是近拙呈
削間多禪趣似不合世眼非公知深終不出袖
吾郡繼王道思而後者惟公一人而瀟灑襟期
無進賢習氣又在陶謝之間豈道思可擬哉至

禪學一派人多以爲異端而斥之則不肖之論
非第不合世眼亦恐不合公意矣絕世文章敵
不得生歿則以戲論進公亦以戲論觀之可乎

又

自仲春出門途中六十日歷陽四十日白門復
六日白門奇士亦少廼知此道之難長安近景
何如鳳出河清豈盡不靈耶當此急爲之勢公
又負有爲之名居可爲之任兼能爲之才萬勿

見巖集

書卷廿

廿一

瞥過若不肖才無能爲勢無可爲長林豐草固
甘之若飴矣適汎秦淮煙水迷人不能多語

又

海警頻聞日夕數驚將胥宇入郡乃郡之驚更
甚也此時疏稗不分饑戎俱成想公先天下憂
亦不能鏡山獨靜也集鳥遂成封豕水犀盡是
風鶴非無紅夷大礮而舟小不足運非無主將
嚴令而兵寡不敢前非無溲民敢歿而餉之不

爲用今賊下則銅山上則崇武非大兵不能洗
而合兩路之兵未當賊之半南擊則非閩擊則
粵合擊則臺灣蔓固難圖亦不可專咎大將軍
也

又

大教頂門一針宿迷頓豁然愚所論者是辦自
家性命非爲儒釋註脚也立儒釋已蛇足可厭
爭儒釋不割水徒勞哉如云借其慈悲以資吾

晃巖集

書卷廿一

廿三

仁借其無畏以資吾義借其忍辱以資吾禮借
其慧觀以資吾智此見亦是然鄙意謂吾仁處
卽佛之慈悲吾義處卽佛之無畏吾禮處卽佛
之忍辱吾智處卽佛之慧觀言借尚屬兩項如
何

蔡仁夫

第三月十日到九曲樂矣然有四恨以光祿行
急僅至六曲而止一也出山十里有水簾洞交

臂失之二也新茶未出三也縣非有蕉源東有
勤谿皆福地竟不知處四也光祿儘有興與具
然懶作詩且以九曲爲舊遊不甚關心若弟與
令兄遊不知多嘔幾心腸多穿幾不借也

又

途中訪山外卽訪美茶而茶與水多不相值龍
井則茶不配水虎丘則水不配茶至慧山携泉
一罍剪松蘿天池三日甚快至雲陽携玉乳泉
晃巖集
書卷廿一
廿四
味輕于慧至京口得吟茶僅配玉乳至歷陽苦
無美水大抵吾郡英茶之佳者在吟之下天池
之上清源水不減慧輸山水頗如雲陽也

又

俗人之遊纔到山卽索飲至腹果而日已西矣
韻人之遊纔到山卽索句至藁成而日亦西矣
連忙下山避暑反熱俱不能受用清涼境界不
如在家獨坐尚得自在也

呼遊戎

凡以原轄加銜較鄉時倍難上之責成不同前
而約束又不異前我之統領不異前而交際又
不同前此其難也然今之待將者無事視之如
葉有事委之如山而動則肘掣言則耳充發兵
則浸薪發帑則剗印凡將皆難也夷鬼于彭鼠
于海鴟于陸鰲失在早不議征而議論我不能
如香山湧而望彼如韋麻卽養癰至今大費藥
力浯席藉庇八汛矣從無八汛不轉之官亦無
八汛不波之地值此多事當路肯用一呼全浯
何啻百諾也

徐總戎

紅夷內闖赤子心皇孤島難支圯城未葺鴟鴞
已逼燕雀循恬乞速出令着城內外家出一人
不出人者出灰一碩殷實者一戶日供五人
食不出食者出五人之價仍令兵軍同力幫之

印捕諸官各殷戶督之將原石砌累不數日而城可完是今日急務也又夷所恃者高艦巨砲耳我用快艇數十乘夜火之突其不意彼砲宜高不能下彼艦多油充易火可擒也又聞夷載有倭富遣諜者偵其動靜能說之去如前年之說麻韋卽固善不則以術籠之使其不入乃計擒之蓋前麻韋卽止二艦且夷馴惟在貿易無他志故說之則去今夷日掠商舟狼貪未厭

是囁集

書卷十一

廿六

又有奸商爲囹似非一說之力也

又

夷砲震天驚劇病母因將母入邑非愚夷也黑子之地不至染紅皆公再造居民尚有必歿之心水師乃懷欲生之志致公一木支屢隻手撐霄義膽忠腔羣赤見之彼蒼知之卽紅寧不畏之夫以紅攻紅莫如火以火使火莫如艇而至今未備者無與公分任之人也銅砲陸兵可抵

其鋒未必掃其影欲使浯彭不腥非大創不可然抹疥癬之癢易調臂指之痺難欲使將校用命又非大創不可也

陳遊戎

紅夷據彭而彭之將名爲彭爲衝鋒實則浯龔也猶今之遼將名爲遼實則山海也夫山海而名遼者志在遼也則浯龔而名彭衝者可一日忘彭乎自夷出入浯龔莫之敢搜各將共支一

是嶮集

書卷廿一

廿七

浯支一浯者無彭心矣僅攔夷之來未能驅夷使去矣今欲搗彭而驅夷循航海而復遼非可旦夕期者也夫夷更詭於鷹飽反迫人饑乃飛去夷之所以不去者接濟之人飽之也若人更詭于夷出沒變幻從未有發之者聞兄揀兵器而夷不敢泊陴緝接濟而奸不敢入海夷方以浯爲彭兄乃以彭爲浯夷方窺浯之腹心兄先剪彭之羽翼是前防夷而夷來今防革而夷去

也

陳副戎

聞大師一出鼠輩遂竄入粵我善攻彼善避而
黑洋中又非用奇設伏之地劄銅陵則涉兎棕
屯南灣則屬馬腹當道急于見功然宜相機未
可輕舉或乘其無備而攻之或俟其分縲而擊
之或假裝商舟以餌之或多方用間以愚之想
麾下必有石畫不可先傳也倘得捷音勿靳飛

見巖集

書卷廿一

廿八

示

俞克邁

意苒之謫自古已然何足介慮鄉以為招不可
也今以為招不早矣鄉以為勦不早也今以為
勦不可矣至當事者易發師而艱發帑今餓兵
多逃鄉則兵浮食今且食浮兵矣鄉則船待兵
今且兵待船矣猶幸賊阻風未至可預隄防然
彼舟已數百而我合兩路之舟不足當其半勢

必多賃商舟而募兵製器又非空拳可辦必帑
金如水號令如山而節鉞躬督之然後可爲也

又

此時裨將不依元戎之令部伍不依裨將之令
兵如驚鶴舟如晨星柰何惟權諭以緩其鋒募
舟以策其後一信千金一疑三尺彼魚釜蛾燧
跳撲能幾時耶努力旗鼓傾耳捷音

何二守

晃巖集

書卷廿一

廿九

賊漸退浯與分爲三隊其一隊尚泊南山今各
渡口俱塞大將軍發牌三次不得渡他可知矣
洋艘將回故賊游移于浯內外孤城累卵聞有
陸兵二百名令先防守溪邊一帶候有船卽渡
不肖日夜守裨望援師不啻雲霓千祈留意

陳止止

讀師答不覩聞一段皆人所未發愚謂道既不
可離則觸目行生何處非道世人聞天命之謂

性便單認不觀聞爲道恐二乘耽空外道斷滅
守幽閑者則墜鬼窟戀情境者則陷魔軍必須
惺寂互運止觀雙行稍落意識全家籍沒稍覓
處所他國飄零是認觀聞固離道卽認不觀不
聞亦離道君子于此安得不戒慎恐懼乎何也
勿云不觀見性周遍勿云不聞聞根圓通蓋莫
見而莫顯者也此時盡大地是一法身遍十方
是一隻眼師子獨行不求伴侶故謂之獨所以

晃巖集

書卷廿一

二十

君子用無功之功無脩之脩戒慎恐懼者此也
然雖謂之獨其未發時不可得而名也但就其
非空非假謂之中而已其發而中節之光景亦
不可得而狀也但就其非僞非強隨順法性謂
之和而已謂之中則諸佛衆生從此出是天下
之大本卽文殊根本智也謂之和則家家門首
透長安是天下之達道卽普賢差別智也君子
致中和任無性緣生緣生無性分布圓融圓融

分布塵塵現身事事無碍天自職覆地自職載
所謂諸法住法位也萬物聽其並生聽其並育
所謂世間相常住也而總此不覩不聞未發之
中耳是以君子視法界皆實際時時此中日時
中小人認生歿本爲本來人不能戒慎恐懼故
無忌憚然則二乘耽空外道斷滅輩皆無忌憚
者流也須曉得戒慎恐懼非有脩有作也宗門
喚爲鳥道玄路爲鐵門限爲栗棘圈爲塗毒鼓

晃曜集

書卷廿一

卅一

爲喪考妣爲大歿一番也試隨舉一經言之不
覩不聞二句是大士初於聞中入流忘所也以
聲色塵離二所俱忘故莫見二句似動靜二相
了然不生也以不分顯微隱見則不分動靜故
未發之中似漸增聞所聞盡也以有能聞所聞
則非中故已發之和似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
覺極圓也以不住故發以極圓故爲達道致中

和似生滅旣滅寂滅現前也以中則無生滅和

卽非斷滅而與一切衆生同入如來大寂滅海
矣天地位二句似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
明獲二殊勝也以中和法性自具無量勝功德
故凡此皆妄談般若可領三十棒也

又

鷲門宜住而不肯久岑廬欲久而不得住鷲門
可講而不肯竟岑廬欲竟而不得講機緣不湊
乃爾師今脚恙非鷲門所致明矣如住鷲門數

晁巖集

書卷廿一

卅二

月繇海眼以入雜華借方山而證毘廬安有此
恙乃堅然拂袖師脚恙弟子心恙矣大凡機緣
皆從心造欲聚則聚欲散則散若必擇順境避
譏嫌而後聚會則何時可聚會也昔高山奴供
養李棗栢家中三年棗栢亦安之後乃徙于土
室今師似未能離大春未能撇血眷弟子縱不
可度不及高山奴耶然學道者萬里從師欲師
就我先爲有罪顧古人從師者必于道路于溪

山于淨刹乃大春巷猶然家也血脊之鬧嘈豈
堪久住郡中再擇一幽豁如土室者願長年爲
侍者何如

又

聞令孫俱病曾平復否從來佛於箇中人專下
鉗錘極人世不堪之苦歸併一身有一種道學
謂臨境不動爲妙不知不動卽斷種妙處正在
動也然世人動我亦動便是凡夫如何作佛如
晃巖集

書卷廿一

卅三

謂無心作佛要同凡夫佛與凡夫平等無二似
屬儻侗如謂動不動皆是強名而我本來無動
不動又屬撥無師作麼生幸明示

又

家中俗絆出門鬆快許多乃知古人出家已先
占第一便宜也第路上不見一箇中人爲快快
耳至葦山見一兩雲棲見古德皆講師也至樵
李請貝經如獲重寶擬往匡廬聞憨山已入粵

矣字中知識寥寥卽有之亦不能出師園內自
家有活佛何用他叅善財之南常啼之東徒討
辛勤耳某秋涼決歸師必笑這僕來來去去有
何了期也

又

某夙生般若緣淺故於世法多所耽著亦般若
緣深故於世法多不成就演若狂歇卽醒夢回
下鐵鉗錘開玉鎖鑰正在今日願不違本願卽

是巖集

書卷廿一

卅四

渡慈航施以法乳無論本來絕待卽機緣亦不
可待通衣法一也憫大衆二也便供養三也答
合家一滴之誠四也副海島龍天之望五也除
某最初無明留師末後一著六也有此六緣萬
勿瞥過

諸衲

藏者如來藏也經者不變也住者住於實相卽
空如來藏持者持諸善法卽不空如來藏住持

者卽空不空如來藏也是三藏心盡於此矣不知藏性之本空本常住而欲住之于是有習止觀提話頭種種之法不知藏性之本不空本等持而欲持之于是有脩六度嚴萬行種種之法皆識中住持非藏中住持也藏中之住脩證道斷意思路絕此屬頓門藏中之持一多互攝大小兼融此屬圓門藏中之住安衆生于實智藏中之持攝衆生于大悲藏中之住而不住如日

晃曜集

書卷廿一

卅五

住空藏中之持而非持如風持日藏中之住卽持如一鏡含形藏中之持卽住如萬物依地藏無欠餘本自足故藏無可講離語言故藏無可揀絕二邊故悟此則淨土之一心楞嚴之根性般若之實相華嚴之玄門皆不出此不須半點工夫成佛作祖矣彼以十二部爲藏脩妬路爲經尋行墨爲揀標指見月因燈尋路此是第二門事上根之人撩手便行忒煞容易如或未然

要從這過亦須仔細方爲藏經堂住持也

又

擔荷大事一生可辦刹那可了何足爲難所惜者始苦於無師既纏於邪見今纔向上如夢遭魘鬼欲醒未能暗中拾塊誤認爲金又最惜者已作人師受人供養今欲退居學地恐貽笑學人遂如啞人喫苦瓜不思梵志斬頭慧可斷臂彼亦有幾百弟子而散衆從師何爲者亦欲討

晃巖集

書卷廿一

卅六

真休歇處自顧不得四衆八風也仁者云常搜已過然試請自供其過必半露半遮則謂未嘗搜可矣聞近留心相宗相宗如閩族譜曉其支派其無始爺孃湏先識定卽性宗也今人不知性先求相弁不知相如呂羸牛馬之子孫也願仁者先細研性宗將楞嚴再細玩將交光四決定處用功將不用識心爲大定一句起手如識

心難除則急念佛用古人提念佛是誰話頭疑

來疑去如醉如痴如痴人時節到來爆地一聲
便是好消息也古人用功無剪爪之暇以無始
習氣非解悟可消吾輩中下之根必用此法然
非大力量者不能也僕生塵勞而談般若所謂
喫肉已飽尋僧說禪其誰信之然依法不依人
仁者試虛心味之若云出愁山之口則是出居
士之口則非此仁者自生分別也

又

見巖集

書卷廿一

廿七

兜率悅三關已屬逗漏無盡之頌蛇添不少仁
者重註增戲論若以南泉水牯爲知去處爲真
到家尚是隔靴語南泉欲人除佛見故做牯欲
人除生見故斬循夫生佛無二十界一如若以
異類中行爲到家則地上菩薩皆能之何以猶
隔羅縠也又仁者云知去處明見自性時更不
繇六七麤細漸次卽是當下破微細識元不住
於真如逕向異類中行如此等語尚在光影夫

知去處者何必論未來且語現在古人知妄想無因瞥起曰知來處知隨起隨滅本來無性曰知去處五蘊同一妄想所云五陰浮雲空去來者知去處也若論本體安有去來知不知之相哉如今當下知妄想去處則識元直破何論六七麤細哉以五陰但是浮雲諸識但有名字惟不隨妄想轉卽是真如安有性可見生歿可脫去處可知哉故曰梵率三關已屬逗漏也憨師

見巖集

書卷廿一

卅八

說華嚴圓融四土處甚妙仁者只依此脩便可作人天眼若要禪兼淨土當離意識叅所註三關及叅請一篇皆意識用事大悟徹僕無此喃喃真證楞嚴大定自不隨人脚跟况所說的皆經人道破與我何涉試着實念佛一心不亂自知去處且上上品人只驀直念去自然往生亦不作往生想作是想者皆中下品也可見知去處三字非到家語也今且勸人念佛便是真叅

生歿關第一不可執已見第二不可惡聞非當
具平等心廣大心深心視諸法實相本無去來
無高下無性相之分無禪土之別無四句之離
無二歿之消空與不空俱是幻妄倘有人將三
關問仁者性在甚麼處則曰癩屎潑尿問眼光
落地時作麼生脫則曰阿哪阿哪問四大分離
向甚麼處去則曰爲馬爲驢如此答話亦沒干
涉

鬼巖集

書卷廿一

卅九

又

讀與郡公因牛答廝禪葛藤可笑卽說到泥牛
入海牧童絕蹤猶是隔壁語况老老大大搬這
等話也經講畢可卽渡海此時要密脩密證若
遇同調兩眼相對不用半聲舉恒沙十二部一
時講了敝地環海似補陀而大過之前月初三
日辰時天色微陰海人見浮一山甚大天霽遂

隱疑卽楞伽也一切心海咸具寶山一切寶山

人人得見然機緣不偶或楞伽王現此以待法
師飛渡乎

又

坐關寫經一場善事乃爲小人破壞木槍之報
我佛猶然惟願空諸所有凡諸有相皆是虛妄
偷不得我金剛八寶偷不得我遍地黃金偷不
得我大千舍利一衲一瓢乾坤兩脚世界一身
沆瀣爲糧雲霞爲衣虛空爲瓢帽大地作蒲團
是巖集
善卷廿一
四下
原不借人間些子倘善友無相留之意幸即碎
關托鉢大笑出門怎管世人姍笑怒罵何必有
巖靜隱方可學道則乞食王城露骨雪山不妨
證菩提成佛祖只恐貧迷衣珠賊劫自寶一段
如來却被媿魔惡見所侵若自照空寂打殺六
道羣魔我無賊豈畏賊哉珍重

又

世人接上人則譚禪居士接上人偏談俗何者

爲凡夫談禪以着俗故爲上人談俗以着禪故
然俗卽是禪潑尿痢屎俱是神機世間何者爲
俗乎最俗莫如仁者以仁者開口談禪也吾心
澄湛靈活縱橫無礙便是禪那裡談得出談得
皆俗非禪矣古禪師認得本來口似扁擔有何
奇特可談惟自謂能禪故務名魔起驕慢魔起
綺語魔起視世界衆生皆地獄相獨我能禪得
參祖位如此之人尚不及凡夫終日談俗猶有
魔礙集

書卷廿一

四一

悟時也居士非仁者安知仁者之魔與否第自
謂能禪卽魔也自謂無魔亦魔也願仁者無再
談禪也

又

聞四大作苦杜門焚香打疊末後一着僧臘未
久道眼未開豈宜遽捨皮袋萬一世緣已盡從
來所得零碎今日有些受用否若生理會心便
落千生萬劫去矣于今捷法惟急念佛既喉燥

不能高聲當知一心不亂名之爲念則以無念爲止憶佛爲觀止觀雙行一剎那間頓消宿臯去亦好來亦好勿作生滅想勿作出生滅想勿作病想勿作無病想無常自然覓汝不得也一切唯心萬母自碍

又

承示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是如來境界切不可動着亦未見性夫言語道斷則是啞人心行處斷百思想如何不可動着不動着亦三十棒

又

一心不亂者以本性原定原不能亂非制之使不亂也當諦一切如幻妄想無性則不期定而自定矣如此則終日念而無念上品上生如印印泥古來脩淨土者皆不出此惟此一事實餘

二則非真

又

近畫賢劫千佛圖觀此金容妄想自消仁者若
悟緣起無生卽是千佛出世居士所供之佛千
萬億分所不能及也

又

蓮寺重脩宗師說法夢觀翻行三者皆希有事
也佛法興矣居士猶以爲未也行檀者當道之
力也演說者永覺之法也翻刺者恒白之集也

晃巖集

書卷廿一

四三

與當人本分無涉也昔洞山學雲巖不肯雲巖
巖頭學德山不肯德山學洞山不肯洞山又趙
州云汝若肯我則辜負吾汝若不肯我則不辜
負吾今仁者口口壽昌博山卽不出二人圈續
可知不超佛安能成佛不越祖安能作祖丈夫
自有冲天志願仁者勉之至以聰明見規不知
居士愚鈍之極于教上不敢着一字也于宗上
不敢參一識也從真入俗合理就事禮懺念佛

甘同凡夫饑食倦眠別無聖解如此愚鈍可謂
聰明乎近結茅端山效龍山行逕仁者能尋菜
葉而來當露泥牛消息同作愚鈍凡夫何如

又

昔師有先持話頭後閱經者有先閱經後歸話
頭者祖師將一句無義語斬人二執命根是搗
穴手如來將無量法門究竟歸之無義斬人根
本命根是掃中原手如般若之實相金剛之無

見巖集

書卷廿一

四四

住楞伽之無性楞嚴之密因華嚴之舍淨入染
法華之廢權入實雖有義而不可義解也有義
則有脩有證有作有對有取有捨無義則何脩
何證何作何對何取何捨法法不相知亦不相
待則隨拈一經無非欲人離心意識出以現量
善悟者皆鍊壁銀山也第緣生無性之旨非初
機二乘可知故一句無滋味話頭爲斷六識刀
劍又令其朝夕提撕俾不墮無想外道與教中

念佛一門皆橫出直捷要路如世尊四十九年
未嘗說一字者無義故也則義學玄學于無分
別中而微有分別也昔僧問祖意教意何別巴
陵云鷄寒上樹鴨寒下水睦州云青山自青山
白雲自白雲應作如是參

又

尊刻俱佳第偈中惟有全身入理白牛長駕三
車二語此示初機則可若久參人一毫理解未

見巖集

書卷廿一

四五

淨馬腹臚胎難免華嚴四法界必事事無礙乃
可入禪一切聰明人多因第六識卜理故祖師
用刀劍掃斷命根使之無門可入則六識不浪
七識無風純是現量第八佛以來爲理解所累
者廿餘年近始掃知見山仍是山水仍是水欲
與仁者煮石眠雲作逍遙自在僕以報黃面深
恩未知許我不

又

承詢宗鏡廣樞此書陶袁各有刪人各異見不
如拚數月工夫自閱此老全部看他性相互融
理事雙攝步步歸宗鏡段段入圓門尤爲得力
又必熟讀二嚴悟刹那際等虛空量二智現前
八識立轉然後入廬逐市東塔尖打筋斗雙門
前弄猴孫乃見無作無依體性自在宗鏡拈向
那邊陶袁提來吃棒何如

又

兒囑集

書卷廿一

四六

此時魔外如麻宗門似綫求其久叅實證會五
葉於一花者惟師一人耳不肖欲致一問恐落
聲前句後無開口處近見人天眼目一書至五
位中以末生當正位大覺未妥不知果出石慶
諸師之判否師肯爲改正利益將來不少也未
劫學人習氣濃厚非痛加錘劄不可然棒喝一
施謗訾四起臨濟斥三聖爲瞎驢興化逐克賓
使出院以施今日受者攢眉觀者切齒矣復有

狐涎之宗脚跟未實全不看教有蠅憲之教眼
日未明全不會宗遂分佛意祖意爲二門熾然
熾然爲兩路惟望善知識辨賓主驗邪正擒縱
皆如殺活自在何日杖屨至敝山則汀溪是囀
足當妙喜小谿雲門也

又

仁者舍宰官而作沙門猶世尊舍輪王而成正
覺古今希有闕語錄如提話頭贊淨土皆與祖

是囀集

書卷廿一

四七

師相合可謂究心大事嗣炬嶺南矣弟入此法
門二十餘年欲覓一同解道伴竟不可得近于
敝邑山中搆一刹名是囀聞道駕在霍山何日
杖錫俯臨共相印證亦千秋一時也此事論放
則如清涼池人人皆可入論宗則如大火聚人
人不可入必絕後再蘇于千七百公案十二部
經洞如觀掌乃水邊林下待緣說法如不能無
疑則再起疑情重加參究又當知我佛有極須

極圓之宗不待拈花先已逗漏若金色向拈花處悟則微笑時先當吃棒矣

又

霍山名勝霍龍藍喬因此登僂牧禪師因此度衆安可不到第未來時先見于妙高峰來時已于別峰見德雲矣閱普門行蹟從千辛萬苦百灰一生中得此消息而得力處在不識字辦肯心今人被聰明誤者多矣讀仁者自贊越叅越

是巖集

書卷廿一

四八

透越無明衝天火燄愈掃愈空愈多事平地風波是眞用功語今願勿叅勿掃使之無燄無波坐致太平豈不快哉

